

# 连南文史

第十期

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八月



# 连南文史

第十辑

连南瑶族自治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八月

# 连南瑶族自治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黄海耳

副主任：禩顺明

## 《连南文史》第十辑编辑人员名单

顾 问：罗子开

主 编：禩顺明

校 稿：谢应平

审 稿：黄海耳

封面设计：禩顺明

封面题字：丘启明

封面配照：甘民壮

插 图：胡子仁

## 目 录

- 忆甘霖将军……………梁卫军 ( 1 )
- 甘霖将军简历……………禩顺明、谢应平辑 ( 35 )
- 李楚瀛回连主政的回忆 ( 二、三、四部分 )……………梁卫军 ( 38 )
- 我在西坪晤见李楚瀛将军……………冯尧和 ( 67 )
- 禩氏姓族根源及木崑支族初考…禩顺明 ( 73 )
- 寨岗汉区谭概……………罗昆烈 ( 117 )
- 少校参谋蒋世诚……………禩顺明辑 ( 168 )
- 寨岗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罗子芳先生……………罗昆烈 ( 173 )
- 连南县解放战争至解放初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回忆……………罗昆烈 ( 177 )
- 连南第一间国营商业……………黄德风 ( 186 )
- 关于瑶族盘长福、赵土金两人参加革命活动事考……………罗昆烈 ( 194 )

# 忆甘霖将军

梁卫军

甘霖，是我初入仕途结交的好友。我与甘霖，既非同室宗亲，也非同窗共事，彼此成为深交，实在是一奇遇。

一九三八年春，日寇南侵，广州形势危急。何春帆接受广东省政府重托，走马接任连县县长，编练连阳（连县、连山、阳山）三县壮丁，整顿地方治安，建立、巩固广东省抗日大后方。何春帆随身带来几员资深武官，协助他工作，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甘霖，就是其中为首的一员。为完成此重任，何春帆到任后，便迅即在连州城北楼成立壮丁编练指挥部，自任编练主任，甘霖为副主任。不久，三县壮丁

组建为国民兵团，何春帆兼任国民兵团团长，命甘霖为副团长，办公就在原编练指挥部原址。我当时是连县抗日动员会秘书邓炎汗领导下的县城抗日救亡宣传队一区队队员，队部就设在中山公园中间大成殿的县民教馆内，（因当时邓炎汗任县民教馆馆长，抗日动员会秘书是兼任，把队部设在馆内，便于两相兼顾。）为工作方便，邓把我安排在公园左侧文昌宫的一区德政镇公所任事务员。德政镇下辖中山公园附近的八个保，我简直就是一个联保主任办公室的一名小职员。论地位，与担任国民兵团副团长的甘霖相比，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论年龄，甘霖已三十开外，而我当时年仅十五岁，还是个“嘴边无毛”的小少年，若不是天缘巧合，即使我欲高攀，他肯下顾，也难成忘年之交。然而，事情往往出人意料：

宣传民众，进而唤醒民众，武装民众，是

当时抗日的两大任务，我们抗日救亡宣传队的任务就是尽快唤起民众，投身抗日，杀敌救国。邓炎汗对这件工作抓得很紧，最初是叫我搬到镇公所住，后来干脆叫我吃饭也在镇公所，日夜加班，把抗日宣传资料或前线捷报抄写成墙报、标语，在县城各处张贴，每天都要用很多纸。买纸要花钱，当时财政经费很困难，没钱买纸时，我们就拿旧报纸、旧账簿用浆糊粘接起来代用，既节省了经费开支，又不耽误抗日宣传。县长何春帆对此大加赞赏，常跟甘霖一起来看望、鼓励我们。何县长见我毛笔字写得好，不用折格，写得又快又直，很少错漏，非常喜欢，总是满脸堆笑，用手抚摸着我的脑沁（前脑）说：“孩子，好好干！”又叮嘱邓炎汗：“要多关心卫军的学业。”并说：“我们这一代有责任培养卫军成才。”甘霖既不说话，也不插话，只是点点头，到底是

表示赞同何老的观点呢，还是一种习惯性动作，令人难以捉摸。

甘霖入主编练指挥部伊始，需要抄写些“组织章程”、“办事细则”等在办公厅墙上张贴，以规范僚属行为。他看中了我的毛笔字，就跟我的领导邓炎汗商量。要我利用工余时间，帮他抄写张挂。邓炎汗答应了，并将甘霖晚上约见我的时间通知我，叮嘱我不要失约。

当晚饭后，我急急提水到洗澡间，想快快洗完澡去赴约。刚洗湿身，在镇公所做饭的老头便敲门通知我：甘团长来了。我想，团长亲自来请，如洗完澡才去，大有不敬之嫌，便叫老头转告团长：“我马上擦干身穿好衣服就来。”说完便抹身穿衣。还未穿好衣裤，老头在门外急叫：“卫军，甘团长说不急，叫你慢慢洗，现在他正跟镇长谈事。”我只好又重新



脱衣，

洗完澡，来到镇长办公室。甘霖见我来了，便立即停止跟镇长谈话，迎上前来跟我握手打招呼，好象我是什么大人物似的。招呼过后，便拉着我的手去他的编练指挥部。一路上，家庭情况，工作学习、兴趣爱好，他什么都问，什么都想知道。说话细声细气，时而拍拍我的肩膀，时而摸摸我的头。他问什么，我便答什么，不问就不作声。心想，叫一个没有一点“杀气”的人当团长，何县长会不会看错人？

来到编练指挥部，甘霖先给我倒了一杯开水，随即将办事员准备好的文房四宝搬到桌面上，便拉过一张条凳坐在我的旁边看着我抄写。自鸣钟刚敲过十一响，甘霖说声：“好”便下令我停笔：“功夫长过命，明晚再干吧！”说完，便拉我出指挥部，跨过大街，在

“宋发记”吃了一碗云吞面，才送我回镇公所。

此后，每天晚上我都到编练指挥部抄写，甘霖也准在十一点拉我去“宋发记”吃云吞面，或到“光记”吃鸡肉粥。吃完再送我回住处。

一天晚上，甘霖准时来送我。行抵乌梅巷口时，一群恶狗拦在路中，向我俩“汪汪”狂吠扑过来。我连忙拿出手电筒，想用电光把狗吓走，想不到不知是电池没电呢，还是接触不良，连接了几次开关都不亮，我急下蹲，装作捡石头打狗的样子，想把狗吓退。殊料，恶狗们迟疑片刻后，见没有石头打出，反而更疯狂地扑过来，吓得我大声惊叫起来。正当领头的那条恶狗扑到离我几步远的时候，只听“噗”的一声闷响，接着是“汪汪”两声惨叫（从声音判断，是那条领群恶狗的叫声），其它狗迅

即惊惶遁逃，片刻便无影无踪。我惊愕过后，问甘霖这是怎么一回事。甘霖说：“是我赏了它一石头。恐怕用力过猛，这条狗受不了。”

果如甘霖所料。

第二天一早，甘霖来镇公所邀我“出去走走”，我问去哪里，他神秘地笑笑：“到时便知。”说完便拉我走。

转过乌梅巷口，来到宣化东街“抬轿铺”门前。一大群人在围观什么。甘霖拉我挤进去，只见当街横着一条大黄狗，脑门深陷进去，溢出一些灰白的脑浆，已经死硬了；死狗旁边，放着一个大香炉，香炉燃着几支大红烛和几柱香。几个彪形大汉佇立在香炉前，合掌躬腰，向北揖拜，口中唸唸有词：“北帝恕罪，北帝恕罪！”令人莫明其妙。我问身旁的一位老者。老者说：“这条狗不懂事，昨晚冒犯了北帝爷了。”甘霖听罢，仰头哈哈大笑。

“这条狗不是冒犯了北帝神，是得罪了北楼的人！”

编练指挥部设在北楼，进出北楼的人，都是指挥部穿军装的人。一般平民百姓，是得罪不起他们的，更何况是当“头”的甘团长？拜神的几个大汉听说后，个个吓得脸如土色，全身筛糠。

“甘……甘团长，你们……你们来了以后，我们可……可没……没做过……对……对不起……你们……你们的事呀？”

看见他们这副惊恐的样子，甘霖淡淡一笑，指着我说：

“不是你们得罪我们指挥部的人，是你们这条狗昨晚要咬我这位‘细佬’，被赏了它一石头。谁知它这样不耐打，就死了。”

围观的人无不惊叹：

“好眼力，天黑墨墨的，一石头就打中脑

门！”

“真神力！打得那么深，脑浆都打出来了！”

拜北帝的大汉双腿停止发抖，良久，脸色才泛红，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

甘霖见状，问：

“这条狗值多少钱？”

答：“八毫子。”

甘霖随即从上衣表袋掏出一张广东省银行荔枝湾的一元币塞给他们，算是赔偿。可递给这个，不要；塞给那个，不收，都捂住衣袋，躲开去。

“甘团长，狗死了，肉还可以吃，不用赔了。”

甘霖无耐，沉思片刻，指着我问：

“你们几位认得他吗？”

“认得。他是中山北路梁伯母的儿子，经

常到我们这条街贴抗战标语。”

“好！昨晚是为了他失手打死这条狗的，就由我这位‘细佬’赔你们。”说完，把一元币递给我，并用眼色向我示意。

我接过一元币，就往一个有份拜北帝的轿夫口袋里塞。他用手把衣袋紧紧捂住。塞给其它几位，也不敢要。围观的人再三劝说，最后才勉强收下。随后，几个人聚首耳语一阵。最后，由一位代表郑重地说：

“既然甘团长一定要赔，我们只好领情收下。不过，请甘团长今晚一定要赏个脸，来吃顿狗肉！”

“好！不‘打’不相识，今晚我一定来！”甘霖爽快地答应了，并掏出一只双毫（白银）塞给轿夫：

“拿去买狗肉配料。”

当晚，甘霖拉我一起去赴“狗肉宴”。赴

宴的还有德政镇公所的谭镇长。他和“抬轿铺”的这几个轿夫——狗的主人——同是湖南人，算是老乡。

狗肉煮得很香，可惜多了些辣椒。大家吃得满嘴肥油，尽欢而散。

我在编练指挥部“加班”的时间不长，前后大约半个月。

一天晚上，甘霖和我在“光记”吃鸡粥。席间，他告诉我，前线吃紧，辖内三县盗匪猖獗，上级命他要抓紧编练壮丁和征剿匪盗工作，今后少有时间在县城，叫我多加保重，有空再来看我。军机大事，我不敢多问，只问了些地方盗匪的事。他说了些，都是我听懒听厌，家喻户晓的：抢盐铺、墟客（赶集的人）啦，周水半岭、三江凉亭拦路抢劫啦，我问他：

“土匪又没告诉你什么时候偷，什么时候抢，你能捉到他？”

甘霖笑笑，反问我：

“你捉狗虱（跳蚤）是怎么捉的？”

“脱下内衣，翻过背来，在线缝里找，它们大都藏在这些地方。”

“狗虱什么时候出来咬人多？”

“夜晚，熟睡的时候。”

我听问得出奇，反问他：

“我问你捉土匪，你问我捉狗虱，你未被狗虱咬过？”

甘霖笑笑，说：

“捉土匪跟捉狗虱差不多，狗虱能捉，土匪也能捉。”

我听了觉得有些道理。

此后两三个月，我都没见到甘霖。但关于甘霖剿匪的事，在街头巷尾，经常可见人们三



两成群，四五一堆地议论：

“甘团长学过掐算，他屈指一算，算定西江那群土匪要在断黑时进连州街，三更动手劫‘九如堂’盐铺，早早就在良江岸装好‘布袋’等他们来了。结果真的准时来，不费一枪一弹，就一网打尽。”

“甘团长确实‘死胆’（胆大），东坡骆立意（匪首）手下几十条枪都不怕，敢一个人走进他的大本营把他捉出来！”

.....

关于甘霖的街谈巷议，还有许多，有些离奇得难以令人置信，但却很令我宽慰：甘霖没被土匪打死。甘霖还活着。

事实上，老百姓将甘霖神化，也不无道理。甘霖上任仅数月，就把多年解决不了的治安难题整肃一清。抢劫偷盗的，纷纷落网；行商坐贾，往来城乡，畅通无阻；连州城内，日